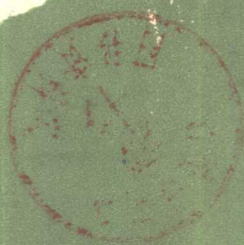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探案集

〔五〕



〔英〕柯南道尔著
群众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

〔五〕

〔英〕柯南道尔 著

雨久 刘绯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福尔摩斯探案集(五)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18千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400000册 定价：1.25元

目 录

最后致意

前言	(3)
威斯特里亚寓所	(4)
硬纸盒子	(41)
红圈会	(64)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87)
临终的侦探	(122)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141)
魔鬼之足	(165)
最后致意	(194)

新探案

序言	(217)
显贵的主顾	(219)
皮肤变白的军人	(249)
王冠宝石案	(271)
三角墙山庄	(291)
吸血鬼	(312)
三个同姓人	(331)
雷神桥之谜	(349)
爬行人	(378)
狮鬃毛	(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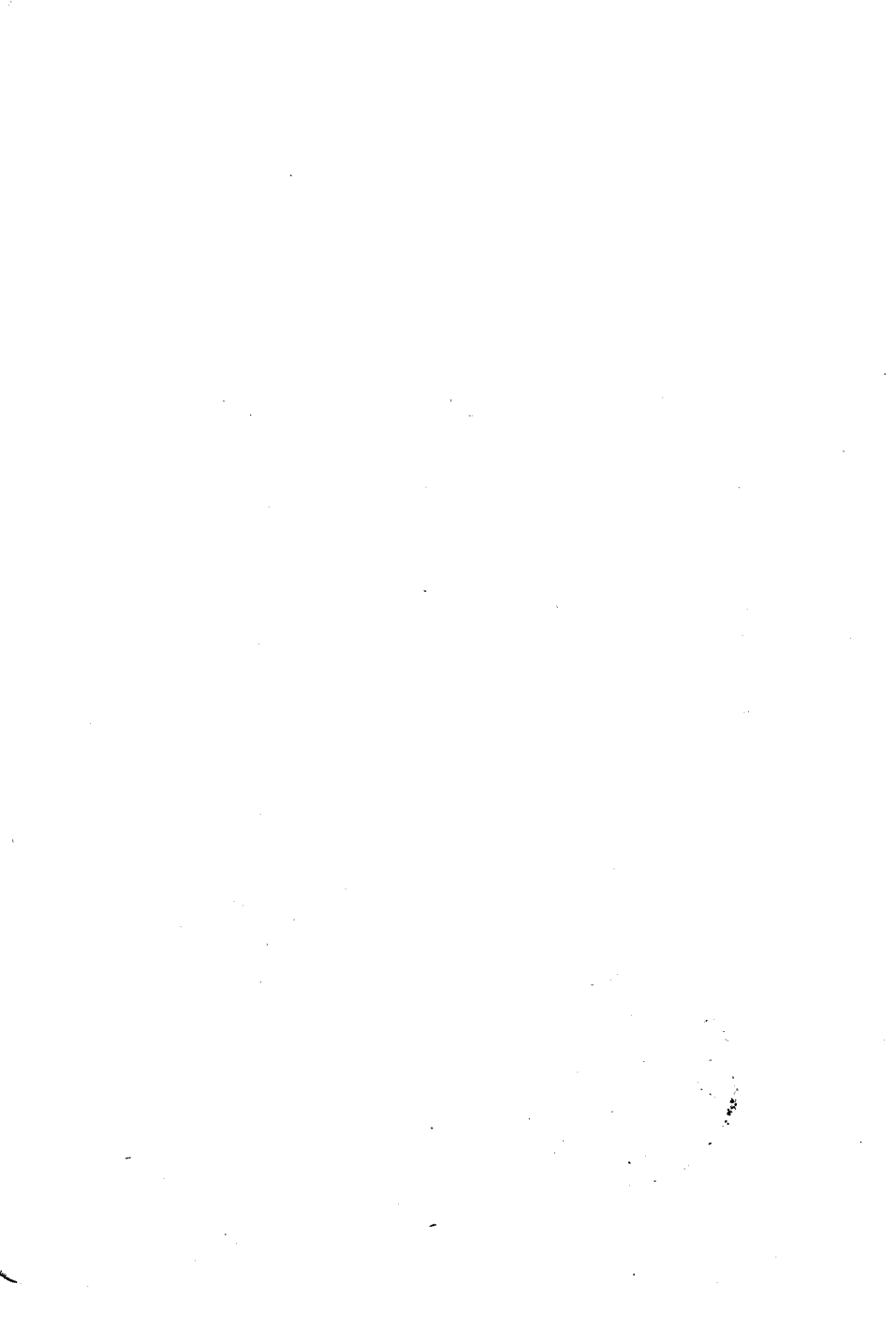
带面纱的房客.....	(421)
肖斯科姆别墅.....	(434)
退休的颜料商.....	(454)
编后记.....	(471)



最后致意

雨久译





前 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将高兴地得悉，他仍然健在，虽然有时因受风湿病的侵袭而显得有点跛颠。多年来，他一直住在距伊斯特本五英里外的一处丘陵草原的农场里，以研究哲学和农艺学消磨时光。在这段休息期间，他谢绝了酬金极为优厚的各种案件，决定从此退休不干。可是由于德国要打仗，为了配合政府，他又出色地将智慧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最后致意》中所记载的这些历史性成果。原先长期放在我的公事包里的几件以前的记录，也被收入《最后致意》中，以便使之得以编辑成集。

医学博士

约翰·H·华生

威斯特里亚寓所

一 约翰·斯考特·艾克斯斯 先生的离奇经历

我从笔记本的记载里发现，那是一八九二年三月底之前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我们正坐着吃午饭，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份电报，并随手给了回电。他一语未发，但是看来心中有事，因为他随后站在炉火前面，脸上现出沉思的神色，抽着烟斗，不时瞧着那份电报。突然他转过身来对着我，眼里显出诡秘的神色。

“华生，我想，我们必须把你看作是一位文学家，”他说。
“‘怪诞’这个词你怎么解释的？”

“奇怪——异常，”我回答。

他对我的定义摇了摇头。

“肯定具有更多的含义，”他说，“实质上还含有悲惨和可怕这一层意思。如果回想一下你那些长期折磨公众的文章，你就会认识到‘怪诞’这个词的深一层的意思往往就是犯罪。想一想‘红发会’那件事吧，开头相当怪诞，结果却是铤而走险，企图抢劫。还有，‘五个桔核’的那件事，也是再怪诞不

过了，结果直接引出一场命案来。所以，‘怪诞’这个词总是引起我警惕。”

“电报里也有这个词吗？”我问。

他大声地读起电文来。

“适遇极难置信而怪诞之事。可否向你求教？”

斯考特·艾克尔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男的还是女的？”我问。

“当然是男的。女的是不会拍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的。是女的，就自己来了。”

“你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自从我们关押了卡鲁塞斯上校以来，你知道我是多么厌烦。我的脑子象一部空转的引擎那样，由于没有和它所制造的工件连接上而散成碎片。生活平淡，报纸枯燥，大胆和浪漫似乎已经永远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上绝迹了。照此看来，你可以问我是否准备研究任何新的问题，不管它到头来是多么微不足道。不过现在，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已经来了。”

楼梯上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高大结实、胡子花白而威严可敬的人被带进了房间。他那沉痛的面容和高傲的态度说明了他的身世。从他的鞋罩到金丝眼镜，可以看出他是个保守党人，教士，好公民，道道地地的正统派和守旧派。但是，某种惊人的经历打乱了他原有的镇静，这在他竖起的头发，通红而带愠色的脸上，以及慌张而激动

的神态上都留下了痕迹。他立刻开门见山地谈起他的事情。

“我遇到了一种最奇特最不愉快的事，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是最不成体统的——最无法容忍的了。我坚决要求作出些解释。”他怒气冲冲地说。

“请坐下，斯考特·艾克斯先生，”福尔摩斯用安慰的声调说。“首先，我是否可以问一下，你究竟为什么要来找我？”

“唔，先生，在我看来，这件事和警察无关，而且，当你听完了这件事，你一定会同意，我不能扔下这件事不管。我对私人侦探这一等人丝毫不感兴趣，不过，尽管如此，久仰您的大名——”

“是这样。可是，其次，你为什么立刻就来呢？”

“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看了一下表。

“现在是两点过一刻，”他说。“你的电报是在一点钟左右发的。不过，要不是看出你是在一醒来时就遇到麻烦的话，那么，谁也是不会注意你这副装扮的。”

我们的当事人理了一理没有梳过的头发，摸了一下没有刮过的下巴。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丝毫没有想到要梳洗。离开那样一座房子我真是求之不得的。在我来此之前，我四处奔跑打听。我去找房产管理员。你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过了，说威斯特里亚寓所一切正常。”

“喂，喂，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你真象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他有一个坏习惯，老是一开头就没有把事情讲对

头。请你把你的思路整理一下，有条有理地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使你头不梳脸不刮，礼靴和背心的钮扣都没有扣好，就跑出来寻求指导和援助了。”

我们的当事人脸带愁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颇不寻常的外表。

“我这模样一定很不象话，福尔摩斯先生。可是我不明白，我一生之中竟会遇到这样的事。让我把这件怪事的全部经过告诉你吧。你听了之后，我敢说，你就会认为我这样是情有可原了。”

但是，他的叙述刚开始就被打断了。外面一阵喧闹，赫德森太太打开门，带进来两个健壮的、官员模样的人。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熟知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他精力充沛，仪表轩昂，在他的业务圈子里算得上是一名能将。他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随后介绍了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俩一块儿跟踪，结果跟到这个方向来了。”他那双大眼睛转向我们的客人。“你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吧？”

“我是。”

“我们今天跟了你一个上午啦。”

“毫无疑问，你们跟踪他是靠的电报，”福尔摩斯说。

“一点儿不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一直跟到这儿。”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想得到一份供词，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了解一下与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

昨天死去有关的情况。”

我们的当事人警觉起来，瞪着两眼，惊慌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死啦？你是说他已经死啦？”

“是的，先生，他死啦。”

“怎么死的？出了事故了吗？”

“谋杀，如果说世界上发生过谋杀的话。”

“天哪！多么可怕！你该不是说——你该不是说我被怀疑了吧？”

“在死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你的一封信，从这封信，我们知道你曾打算昨晚在他家里过夜。”

“是这样。”

“哦，你过夜了，是吗？”

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本。

“等一下，葛莱森，”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你们要的全部东西就是一份清楚的供词，对不对？”

“我有责任提醒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份供词可以用来控告他。”

“艾克尔斯先生正准备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你们就进来了。华生，我想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吧。先生，现在这里多了两位听众，我建议你不必介意，继续讲下去，就象没有人打断过你——象刚才要做的那样。”

我们的来客把白兰地一饮而尽，脸上恢复了血色。他用疑惑的眼光看了一下警长的记录本，随即开始了他那极不平常的叙述。

“我是个单身汉，”他说，“因为喜欢社交，结识了许多朋

友。其中有一家叫麦尔维尔的，是休业的酿酒商，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几个星期之前，我在他们家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我知道他是西班牙血统，同大使馆有些联系。他讲得一口地道的英语，态度讨人喜欢，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子。

“这个年轻小伙子和我谈得十分投机。他似乎一开始就很喜欢我。在我们见面后的两天里，他到里街来看望我。这样一次又一次，最后他邀我到他家去住几天。他的家就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昨天晚上我就应约前去了。

“在我去到他家之前，他曾对我谈起过他家里的情况。同他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忠实的仆人，也是西班牙人，替他照顾一切。这个人会说英语，为他管家。他说，还有一个出色的厨师，是个混血儿，是他在旅途上认识的，能做一手好菜。我记得他谈论过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一个住处是多么奇怪。我同意他的看法，虽然事实已经证明，它比我想象的不知要奇怪多少倍。

“我驱车来到那个地方——距厄榭南面约两英里。房子相当大，背朝大路而立，屋前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两旁介以高高的常青灌木丛。这是一所旧宅，年久失修，显得破破烂烂。当马车来到那斑驳肮脏、久经风雨侵蚀的大门前，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时，我曾迟疑了一下，考虑过拜访这样一个我了解甚少的人是否明智。他亲自前来开门，极其热忱地对我表示欢迎。他把我交给一个神情忧郁，面孔黝黑的男仆。仆人替我拿着皮包，把我引到为我准备的卧室。整个屋子都使人感到郁悒。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进餐。我的主人虽然

尽力殷勤款待，但是他的神情好象一直恍恍惚惚，谈话含糊凌乱，不知所云。他不停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用嘴咬噬指甲。还有其它一些动作，显出他心神不安。至于那餐饭，照料得既不周到，菜也做得不好，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仆人的阴沉神色，实在令人难增生气。我敢向你保证，那天晚上，我真想找个借口回到里街来。

“有一件事，我想起来了，也许跟你们两位先生正在进行调查的问题有牵连。当时，我一点儿也没在意。快吃完晚饭的时候，仆人送来一张便条。我注意到，我的主人看过便条后，似乎显得比刚才更加心不在焉，更加古怪了。他不再装模作样地跟我交谈，而是坐在那里不住地抽烟、呆呆地沉思着。但是便条上写的什么，他没有说。好在到十一点钟左右，我就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加西亚在门口探头看我——当时房间是黑的——问我是不是按过铃，我说没有。他表示歉意，不该这么晚来打扰我，并且说已经快到一点钟了。后来，我睡着了，一觉睡到天明。

“现在，我要讲到故事中最惊人的部分了。当我醒来，天已大亮，一看表，快到九点钟了。我曾特别关照过，叫他们在八点钟叫醒我，我奇怪他们怎么会忘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按铃叫仆人，没有人答应。我又按了几下铃，还是没有人答应。我想，肯定是铃出了毛病。我憋了一肚子气，胡乱穿上衣服，赶快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我一看，楼下一个人也没有，当时的惊讶是可想而知的。我在大厅里叫喊，没有回答，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都空无一人。我的主人在头天晚上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于是我去敲他的房门，但没有回答。我扭动把手进了房间，里面是空的，床上根本就

没有人睡过。他同其余的人都走了。外国客人，外国仆人，外国厨师，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啦！我到威斯特里亚寓所的这次拜访就此结束。”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直笑，一边把这件怪事收进他那记载奇闻轶事的手册之中。

“你的经历真是闻所未闻，”他说。“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后来又干了些什么？”

“我气极了。开头我想我成了某种荒唐的恶作剧的受害者了。我收拾好我的东西，呼地一声关上大门，提着皮包就到厄榭去了。我去找了镇上的主要房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商号，发现那个别墅是这家商号租出的。这使我猛然想到，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不可能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主要目的一定是为了逃租。现在正是三月末，四季结账日快到了。可是，这也说不过去。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不过他告诉我，租费已经预先付清。后来，我进城走访了西班牙大使馆，大使馆不知道这个人。再往后，我又去找麦尔维尔，就是在他家里，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可是，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最后，我收到你给我的回电，就来找你了。因为我听说，你是一个善于解决难题的人。不过现在，警长先生，从你进屋时说的话来看，我知道这件事还发生什么悲剧了。这可以由你接着往下说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关于这个人的死，我是绝对地一无所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一切可能为法律效劳。”

“这个我相信，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个我相信，”葛莱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我应当说，你谈的各

种情况，同我们所注意到的事实完全吻合。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送来一张便条。这张便条后来怎么了，你注意到没有？”

“对，我注意到了。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去了。”

“对此你有什么要说吗，贝尼斯先生？”

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壮实、肥胖、红皮肤的汉子。幸亏他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才弥补了他那张大脸的不足。那双眼睛几乎隐藏在皱纹斑斑的面颊和额头的后面。他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过和变了色的纸片。

“福尔摩斯先生，炉子外面有炉栅。他把便条扔过了炉栅。这片没有烧过的纸片是我从炉子后面找到的。”

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欣赏。

“你一定是把那房子检查得十分仔细才把这么一个小小的纸团找到的。”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的作风就是这样。我可以把它念出来吗，葛莱森先生？”

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

“便条是写在常见的米色直纹纸上，没有水印。便条用的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是用短刃剪刀两下剪开的。折叠三次以上，以紫色腊封口，用某种平整的椭圆形的东西在腊上匆匆盖压过，是写给威斯特里亚公寓的加西亚先生的。上面写着，

‘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和白色。绿色开，白色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D。’

这是女人的字体，笔头尖细。可是地址却是用另外一支钢